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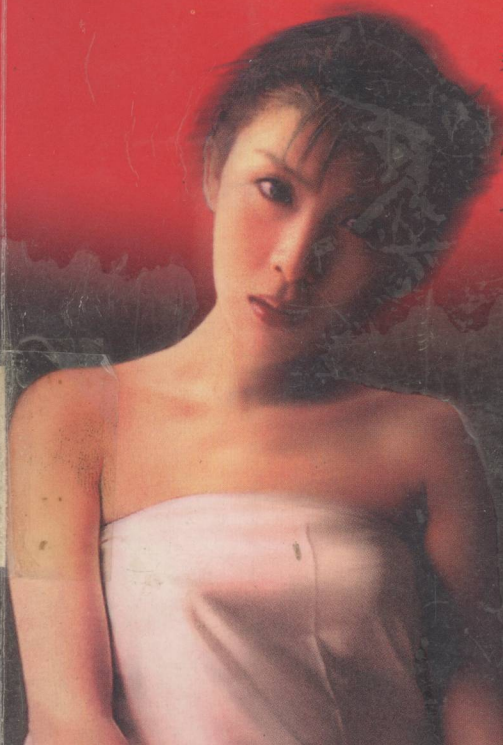
一段母女与流氓的罪恶畸情

一部最佳揭示女性犯罪心理的原创小说

母女床

薛勇 / 著

美丽母亲愤怒的匕首
终于捅向他——
情人，也是女儿的情人，
一个恶魔，一个流氓的胸膛



泰山文艺出版社

母女床



薛勇◆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女床/薛勇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673 - 206 - 3

I . 母… II . 薛…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391 号

书 名:母女床

著 者:薛 勇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84 千字

印 张:12.25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7 - 80673 - 206 - 3/127

定 价:22.00 元

第一章

1

她敢肯定，今生今世，那声沉闷的犹如高空坠下一麻袋粮食的巨响就永远地驻留在了她的耳畔，也永远地印刻在了她的心里。那一刻，秦璐骑着车子刚刚拐过3号楼。几个半大的孩子在小区里追逐打闹着。一个拎着书包满头是汗的小胖墩斜刺里跑过来，差点撞到秦璐的车上。4号楼工单元前的那棵老槐树下，几个退休的老头儿围一张小方桌正搓着麻将。暮色将至，



温馨的空气里飘荡着一股浓郁的槐花的香味儿。秦璐的家在4号楼4单元，最里边的那个门洞。那几个搓麻将的老头儿都是朝阳厂的退休工人，那个叫郭老歪的还曾经是秦璐的师傅。秦璐曾是郭老歪的骄傲，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秦璐，郭老歪的嘴角总会牵动一丝自得的微笑。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的秦璐在郭老歪的眼里一钱不值。秦璐骑车从麻将桌边经过时，不由自主地朝郭老歪的脸上望一眼，她期望能和郭老歪的目光相遇，那样她会微笑一下，打一声招呼，说一声“郭师傅闲着呢”或者“郭师傅玩牌呢”之类的话。可是郭老歪的眼皮抬都没抬，他像是压根没看见骑车的秦璐。秦璐的心底就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她知道人们都恨着她。人们恨她是因为她还上着班……

那声沉闷的犹如高空坠下一麻袋粮食的巨响就是那一刻发出的，突如其来，秦璐吓了一跳，她扶车把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声巨响来自她的身后，很近，她来不及分辨制造出这声巨响的究竟是什么，心底的潜意识或者说一种本能令她立马捏闸下了车。她扭过头去，最先映人眼帘的不是制造出这声巨响的东西，而是那几个打着麻将的老头儿，一个个瞪大眼睛一脸惊骇的样子。郭老歪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手中的麻将滚落到地上，嘴里含混地“哎呀”了几声，便朝后一仰，木桩似的直挺挺地倒下去。秦璐一眼看见，心里说声不好，撇下车子，一个箭步蹿过去。她和那三个老头儿七手八脚将倒地的郭老歪扶起，这工夫她看见了制造出那声沉闷的巨响的“东西”了——离麻将桌不过一米多远的水泥地上，一个女人正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她的模糊不清的半边脸浸在一摊血污里。她是顺着郭老歪的僵直惊愕的目光看见她的，郭老歪昏了过去，可那双眼睛一直吓人地瞪着。秦璐的心就擂鼓似的跳起来：谁呀，这是谁呀？！

郭老歪很快缓过气来，他见秦璐在掐他的人中，便一把将她的手拨开。

秦璐说：“郭师傅，我送你回家吧？”

郭老歪看都不看她：“我不用你管！你走！”他用劲挣脱众人，站了起来。

郭老歪昏倒的工夫，早有众男女围在那个趴在楼前水泥地上的女人四周。人们惊诧着，辨认着，叹息着，七嘴八舌着。这是谁呀？谁这么想不开呀？快送医院吧！送医院？早没气了！从五楼跳下来，还有气才有鬼！哎呀，这不是苏冬媳妇吗？可不是！这是刘五妹吗？我那会儿还看见她来，怎么一会儿就寻了短见呢？哎，年轻轻的，她还没四十吧？可不是，她比我小一岁，今年三十八……苏冬呢？快去叫苏冬吧……苏冬？苏冬在车站扛包呢……

秦璐抬起头，看见五楼上一扇敞开的窗户。那正是苏冬的家，窗扇漆皮剥落，卯榫处张了嘴，裂着缝子，一块玻璃没有了，糊着块污旧的牛皮纸。几分钟前刘五妹就是从这扇敞开的窗户里一头栽下来的。那声沉闷的犹如高空中坠下一袋粮食的巨响，为刘五妹三十八岁的生命划了一个句号。她吭都没吭一声，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秦璐的心呼一下揪紧了：怎么她刚刚走过刘五妹家的窗口，刘五妹便跳了下来？她是有意在等她？有意要摔死在她的面前？

苍黄渐渐浓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然不知谁喊了声：“苏冬来了！”围着的人群便骚动着，默默地让出一条道。秦璐想起自己的自行车还在那边躺着，苏冬火急火燎扑向趴在地上的刘五妹时，她悄悄退了出来。

秦璐推着车子朝自己的单元走去，她的身后蓦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五妹，五妹……”这声犹如荒原里野狼的嚎叫

令秦璐浑身震颤了一下。

她逃似的紧走几步，将苏冬的嚎哭抛在身后。

2

秦璐将一块围嘴儿围在丈夫成思凡的脖子上。那围嘴儿是秦璐刚刚从自己的腰上解下的围裙，上面油渍斑驳。“吃饭吧！”她说。

成思凡用左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但没有往嘴里送。他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开始吃饭的秦璐。

秦璐没有理他，装作没看见。她知道他想知道楼下的事情，可她的心情不好，懒得说。

成思凡终于忍不住，嘴里噜噜了一句。

秦璐只好停了筷子，皱了皱眉，说：“噢，1单元的刘五妹跳了楼，死了……”

成思凡愣了一下，嘴里又怪声怪气地噜噜一句什么。

秦璐叹一口气，说：“刘五妹病了有一阵子了，子宫癌，苏冬一直瞒着她，我寻思她是不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想了想，她又说，“我知道刘五妹对我有意见，她是车间里第一批下岗的，她的手慢点儿，组里不想要她……”

成思凡摇摇头。他患脑血栓近两年了，噜噜着说不清话，右边的胳膊腿也不听使唤，走路一瘸一拐，但脑子清楚。

秦璐重又动起筷子，说：“吃饭吧，不吃就凉了。”

成思凡用左手将那勺粥往嘴里送，手哆嗦着，几粒米粒顺着嘴角哩啦到“围嘴儿”上。

吃过饭，秦璐收拾了碗筷，将成思凡搀扶到卧室的床上。她

说：“一会儿你先睡，苏冬家里出了事，我过去看看。”

成思凡痴痴地望着什么，没有噜噜。他平时很少噜噜，因为他知道他噜噜别人也听不懂。秦璐却没有马上走，她从衣橱里翻出一件纯棉长袖衫，八成新，豆绿色，穿在身上对着镜子左右扭着看了看，又用手往后拢一拢头发。一根白发不失时机地钻出来，她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猛一用力，揪下了它。她悄悄瞥一眼成思凡，见他坐在床上仍一动不动痴痴地瞅着什么，就又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支廉价口红，飞快地在上下唇上抹了抹。

几分钟后，她出了门。

暮春的夜色浸透了小区的每一个角落。1单元楼前的路灯光下，三三两两的男女仍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着。为刘五妹的生命划上句号的地方空了，只留下一小摊暗红的血。秦璐猜派出所的肯定来过了，此时的刘五妹大概已经躺在了殡仪馆的停尸房里。生命的无常令秦璐的心忽然缩紧了。她朝着交头接耳的男女们走去。她没有骑车，半高跟皮鞋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敲出一串孤寂的响。交头接耳的男女们都向她投来狐疑的一瞥。这个小区是朝阳厂的宿舍，虽是上千人的厂子，但每日上班在一起，下了班又住在一起，就没有几个不认识的。道道目光犹如根根芒刺，秦璐不自在极了。她知道此时最好保持沉默，便目不斜视，顾自朝前走去。路过1单元的门洞时，她莫名地停了一下，可马上又朝前走去。交头接耳的目光追逐着她。她拐了一个弯，稍稍加快些步子，踩着夜色，朝着小区的大门走去。追逐的道道目光被她甩在了后边，她松了一口气。

出了小区，秦璐在路边的一家小铺用公用电话，拨通关铭的手机。

“关铭，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谈谈。”她说。

“哦，秦璐呀，”关铭听出了她的声音，“你说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可没空……我这会儿正陪几个客人呢，改天吧，改天咱们约个时间……”

秦璐说：“我知道你一直躲着我，不想见我……可我今天一定要和你谈谈，我要跟你说点儿关于咱们朝阳厂的事。”

关铭说：“跟我谈朝阳厂的事？那在厂里谈嘛……明天吧，明天我去厂里……”

秦璐打断他：“不，有些话我不想厂里跟你说。”

关铭那边没了声音，似是犹豫着。

秦璐便又说：“我们车间的刘五妹跳了楼，死了……刘五妹你该知道吧？前天苏冬还找过我报销刘五妹的药费，你没给报，苏冬梗着脖子跟你吵了起来……记得吧？”

“刘五妹跳楼了？！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前，刘五妹从她家的五楼上跳下来，当下就没了气。”

“好吧……”那边的关铭问，“你这会儿在哪儿？”

秦璐说：“我在展览馆门前等你。”

关铭说：“那好，我一会儿开车去接你。”

秦璐付了话费，朝展览馆走去。展览馆离朝阳厂小区不远，过一个十字路口，再朝南走上百十米就是。

秦璐和关铭同岁，两人中学时同班。他们是六七届的老初二，就是刚上了两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届。中学时的关铭给秦璐留下的印象是瘦弱和忧郁。那一年秦璐十四岁，关铭十五岁。十四岁的秦璐胸脯高高地鼓了起来，个子也一下子蹿到一米六七。她是那种早熟的女孩儿，该发育的都在十四岁之前

完成了，后来她再没有长高一厘米。关铭则和她相反，十五岁那一年关铭还只有一米五二，坐教室的第一排。因此后来关铭从兵团下乡回来，分到朝阳厂上班，秦璐见到他时很是吃了一惊：关铭竟然长到一米七八了。中学时的关铭腼腆，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学习却出奇得好，几乎门门功课都是班里的前几名。这就让学习很用功但考试成绩总是平平的秦璐好生羡慕。关铭学习好，却不张狂，他的脸上从没有因此而生的沾沾自喜，相反，他的一双狭长的单眼皮的眼睛里时时闪动着一丝自卑和忧郁。这丝让人读不懂的自卑和忧郁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秦璐才明白：关铭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亲在解放前还做过几天伪事。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刷标语，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抄家。造反有理。十四岁的秦璐根红苗正，是当然的红卫兵。若干年后，秦璐回忆起疯狂年代的往事时深感内疚和不安，她觉得她对不起很多人，尤其对不起的是关铭。她和班里的红卫兵们也把他的家抄了。她想关铭的家当时被抄是正常的，但不应该由她们来抄。她想若是关铭不认识的一拨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受到的伤害或许会小些。可抄他家的都是他的同学呀。若干年后秦璐问关铭，你当时是不是很恨我？关铭说，恨？我哪敢啊！过了会儿他又说，我当然也恨，但我恨的是我的祖辈，是我父亲。秦璐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其实秦璐倒盼着十五岁的关铭恨她，恨抄他家的人，恨她是正常的，不恨倒反而不正常。疯狂年代将关铭的心扭曲了。

抄关铭家的那个下午后来之所以时时折磨秦璐，令秦璐难以忘怀，是因为发生在抄家尾声的一件小小的事。那工夫已是暮色四合了，从关铭家抄出的桌椅板凳，橱柜箱笼，瓶瓶罐罐，金银细软，古玩字画，装了整整一卡车。抄关铭家时，关铭一家老少

都低头耷脑顶着太阳，立于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应该说，关铭一家是沾了关铭光的，因了同学这层关系，秦璐和她的同学们就没有过多为难关铭的家人。关铭的家人没有一个挨打，没有一个被剪阴阳头，被体罚。秦璐和她的同学们仅仅抄走了她们认为应该抄走的东西。卡车发动了，车身轻轻震动起来。秦璐和她的同学们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就要登车离去时，关铭急匆匆追了出来，他的手里还拿着件什么东西。

秦璐愣怔着。

关铭来到她的面前，将那东西往秦璐的手中一塞，涨红着脸说：“这是我爸藏在身上的……”

那东西沉甸甸的，待关铭转身进了院，秦璐低头去看，原来是一只老式的镀金壳的怀表。她的心倏地抖了一下。

一辆亮着车灯的黑色宝马驶出车流，缓缓地停在秦璐的面前。

前边的车门开了，里边传出关铭的声音：“上车吧。”

秦璐钻进车里，旋即嘭一声带上车门。

宝马轻盈地朝前驰去，很快汇入车流。马路两边店铺酒肆的灯火飞快地向后退去。秦璐记得第一次坐关铭的宝马也是一个晚上，望着车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望着左右两边的飞红流彩，秦璐兴奋极了。这个城市于她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她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这么多年可以说她从没离开过，可是坐在小车里再往外看，这夜的城市竟然就看出了陌生看出了新奇。那天关铭看秦璐兴奋，就故意拉着她在城里多兜了几圈。他知道她的陌生她的新奇全都缘于这辆她从未坐过的宝马。

“你火急火燎的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关铭开着车，歪过脸

瞥一眼秦璐。

秦璐目视着前边一辆小车亮着的尾灯，那尾灯奢华绚丽，漂亮极了。她说：“朝阳厂一千多人，除了合资的电磁线公司，只有不到二百人在上班，七百多人都下岗了，下岗的占了百分之八十……”

关铭冷冷地说：“这二百人，还要砍掉一半，什么时候剩得不到一百人了，就差不多了。”

秦璐一愣，看一眼关铭：“什么？还要砍掉一半？！”

关铭说：“放心吧，再怎么砍，也不会砍到你的头上，我心里有数，该养起来的我都会养起来。”

秦璐“哼”一声：“你把我养起来？还要看我愿意不愿意呢。”

关铭笑笑说：“你总不至于喜欢下岗吧？”

秦璐说：“如果一千多人的厂子，七百多都下了岗，那么我最好也下岗。”

关铭惊奇地又瞥一眼秦璐，说：“你今天是怎么啦？”稍顷，他又笑笑说，“你下岗？你下岗了喝西北风去？你那位先生一瘸一拐了快两年了吧？他原来在哪个厂来着？东风机床吧……那个厂的大门关了好几年了吧？对了，你是有个姑娘的，今年该有十九了吧？上大学了？他们可都指望你那点儿工资呢。”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秦璐冷冰冰地说。

“别这么说嘛，我关铭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咱们是老同学，再说……”他嘿嘿笑笑，后边的话咽在了肚里。

转眼间，关铭开着车驶进望京大酒店的停车场。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引导着他将宝马停在一辆乳白色本田的旁边。

关铭锁了车和秦璐一起走进大厅。这望京大酒店秦璐并不陌

生，自从她和关铭有了“那事”后，关铭不止一次把她带到这儿来。关铭和这儿很熟，这儿的 service 姐儿对他很客气，口口声声称他“关总”。关铭也不用登记，每次来冲总台的服务姐儿说一声“开间房”，服务姐儿便会微笑着将一把钥匙立马递到他的手中。那情景，犹如望京大酒店就是他关铭家开的。秦璐曾暗暗猜关铭和望京大酒店的老总是哥们。但关铭说：“什么哥们呀，不给钱，他亲爹老子来，也不会总给笑脸呀。”关铭告诉她，这儿的标准间一天四百八十元，套间就更贵了，一天六百元。秦璐听了直咋舌，她上了二十八年的班，一个月也不过六百多一点儿。

关铭照例在总台取了钥匙，对秦璐说声：“208，走吧。”

秦璐不吭声，只是默默跟在关铭的身后。

一进 208，关铭的手机便响起来。刚才开车来望京大酒店的路上，他的手机就响过两次了。秦璐知道他很忙，关铭身兼数职，他不仅是朝阳厂和合资的电磁线公司的老总，他还是“可仁”系列共六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可仁”即“可人”。可人是关铭的小名。

这一次打来电话的是望京电视台《都市人物》栏目的编导。从关铭眉飞色舞的表情和异常谦和客气的语气，秦璐猜那编导是女性。“哪位？噢……是魏导呀！最近忙吗？噢……噢，好啊，欢迎，欢迎……你们这些大编导，我想请都请不到哟……”关铭一边打电话，一边给秦璐使眼色，示意她先去卫生间冲个澡。

秦璐的脸颊微微热了一下，但她坐着没动。

关铭继续和魏导通着话：“……过几天吧，等我稍稍轻快点儿，我专门安排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这几年的酸甜苦辣，我正想找个人好好倾诉一下呢……哪里哪里，我也没做什么……好好，就这样，过两天咱们再联系，好，再见，再见……”

关铭关掉手机，抬眼见秦璐坐在那儿没动窝，很惊讶：“你怎么不去洗？”

秦璐严肃地说：“我是来找你谈事的，关铭，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了，可你一直不给我机会，你总是躲着我，你以为我在缠着你……”

关铭愣了一下，但旋即笑起来：“到了这儿，你还跟我装什么正经的！”他走近秦璐，伸出一只手去解她那件豆绿色纯棉衬衫的扣子，又说，“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秦璐一把拨开他的手，站起身说：“你别碰我！”

“嘿！你是金枝玉叶，还是十八岁的大姑娘？”关铭恶狠狠地说，“你别忘了你的年龄，你今年四十六啦！四十六的女人还有人碰吗？告诉你，我×你是你的福分！你知足吧！你偷着乐吧……”关铭说着，猛地将秦璐推倒在床上，他的身子就势压上来，一只手粗暴地去解她的裤带。

秦璐拼命抵抗着，用手死死抓住自己的腰带。她的脸涨红着，骂道：“流氓！你以为你是老总想×谁就×谁呀！呸！今天我……”

关铭说：“对……你说得对，我就是想×谁就×谁……”

秦璐说：“休想！今天你休想……”

两人气喘吁吁为一条裤带搏斗着，可渐渐秦璐有些气力不支，手一松……

二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关铭躺在那儿抽烟，他把烟灰缸拿到盖在两人身上的被子上。秦璐则紧紧依偎着他。他的一只胳膊从她的脖颈下穿过，又弯回来，轻轻抚摸着她丰腴光洁的肩头。躺在关铭怀中的秦璐尚沉浸在性爱为她带来的幸福余波中，她的身子不时地轻轻抖颤一下。她的头埋在他的耳边，几近耳语

般喃喃着：“我喜欢你，喜欢你……”

关铭听后，脸上漾起一丝战胜者的自得。他深深抽一口烟，又丝丝缕缕一点点从鼻孔中呼出。他将积了很长一截的烟灰轻轻弹到被子上的烟灰缸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现在你说吧。”他看一眼身边的秦璐。

秦璐的肩头猛然动了一下，她如梦方醒，从关铭的臂弯中挣脱，翻身坐起，匆匆穿着衣服。

关铭诧异地望着她：“怎么啦？”

秦璐说：“不怎么。”她下了床，用手捋一捋凌乱的头发，又说，“你也起来吧，起来好谈正事。”

关铭没动，笑笑：“干吗要起来？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烟灰又积长了，他想将它弹到烟灰缸里，可烟头还没伸到烟灰缸，那烟灰早已落下来，落在白净的被子上。

秦璐拉一把椅子坐得离关铭近些，她说：“你愿意这样听着也好，我问你，咱们厂怎么就突然发生巨额亏损了？过去一直好好的，一直都说盈利，你的脸上也因此贴满了金，优秀企业家、国企改革家、市政协委员……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到了今年突然说这个企业不行了，不行的莫名其妙，是不是咱厂早就在亏损，而你一直在做假账，掩盖着亏损的真面目？”

关铭没吭声，只是眯缝起眼睛打量着秦璐，像是骤然间陌生了似的。过了会儿，他轻轻“哼”一声，说：“你听到什么了？”

秦璐说：“我听说咱们厂亏损了两个多亿，两个多亿绝对不可能是一年亏损的！我还听说亏损的这两个多亿至少有一半流进了‘可仁’……”

关铭眼睛一瞪，骂起来：“放他妈的屁！谁说亏损的两个多亿，有一半流进了‘可仁’？都是有账的，可以查嘛！”他抽一口

烟，皱起眉头又说，“你不要听他们瞎嚷嚷，那些人下了岗，就开始往我的头上扣屎盆子，就恨不得致我于死地而后快。”

秦璐说：“可是朝阳厂的七百多人下岗是事实，还有朝阳厂的巨额亏损……”

手机又响起来。关铭抓起它，皱着眉头听了会儿，不耐烦地说：“好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好，就这样……”他掐灭烟，将被子上的烟灰缸拿到一边，懒懒地坐起来。秦璐将关铭扔在沙发上的衣服递给他。

“亏损可能是事实，我接手朝阳厂的时候就亏嘛，”关铭穿着衣服说，“市场竞争激烈，咱们的产品没有及时更新换代……”

“不对，咱朝阳厂的产品不存在滞销的问题，”秦璐说，“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咱朝阳厂的几个库房是空的。”

关铭笑笑说：“有些情况你并不清楚，当然，除了产品的问题，资金也是个大问题，好几笔大的货款咱们追不回来……唉，三角债太让人头疼了，你欠我，我欠你，欠来欠去这个企业就别想动弹了……”

秦璐说：“我不懂经营上的事，可我能感觉出，咱朝阳厂败到今天这地步，不会就是几笔三角债。”

关铭用手指指秦璐，警告说：“少操闲心，好好当你的车间主任！”

3

秦璐回到家时已是十点多了。女儿成颖也回来了。秦璐扭开屋门进来时，她正在自己的屋里哼着歌儿洗涮。没有卫生间，厕所的面积很小，洗洗涮涮就只能端一盆水进屋里。哗啦哗啦的水

声伴着轻快的歌儿：“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秦璐便知道女儿的第一天一切顺利。

听见母亲的脚步声，歌声骤然停了，成颖在屋里喊道：“妈，你去哪儿了？”

秦璐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却问：“‘金瓶梅’行吗？”

“行！那儿可好玩了……”

“什么？好玩？”

“就是好玩呀……”女儿在屋里格格格笑起来。

稍顷，成颖开了门，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端一盆脏水出来了。

“金瓶梅酒家”是一家新开张不过两三个月的餐馆，规模颇大，一律的仿古建筑，两进院，大大小小三四十间雅间。“金瓶梅”区别于通常的餐馆，中国的几大菜系和它不沾边。它只做“金瓶梅菜系”。所谓的“金瓶梅菜系”，是将写进《金瓶梅》书中的吃食，都一一精心烹制，呈现在食客的面前。因了《金瓶梅》一书，也因了独一无二的“金瓶梅菜系”，“金瓶梅酒家”一炮打响，开张两个多月来，火爆古城望京，食客们趋之若鹜，每日饭口上，酒家门前停一片小车。最初招来的服务生显得少了，老板就又登报增招。成颖便是这次增招时被录用的。每月工资一千，奖金不计其内。因了这条待遇，增招十名女服务生，报名的竟有三百。能从三百名竞争者中胜出，成为三十分之一，成颖多少有些自豪，秦璐自然也高兴。女儿高考落榜后，曾先后找过两份工作，一份是给卖电器的个体老板站柜台，另一份是给一家小餐馆端盘子，报酬都极低，若和“金瓶梅”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高兴之余，秦璐的心底也荡起一丝隐隐的担心，她想“金